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新文学评论



- 文学新势力/周瑄璞
- 诗人档案/西娃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黄子平
- 刘醒龙研究专辑(七)
- 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征文
-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2017 / 1
VOL.6 NO.1

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征文

主持人语 周志雄 /84

一部热血豪情的历史小说

——《窃明》的历史记忆与诗性书写 葛 娟 /85

“烧脑”的敦煌书写：地域空间的磅礴想象

——评飞天的《敦煌密码》 王小英 /91

逝去的青春 失落的爱情

——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情感倾向 丛坤赤 /96

湖北文坛微观察

先锋叙事的地域空间结构

——论吕志青的长篇小说《黑屋子》 刘保昌 /100

传奇、隐喻与中国真实

——评刘诗伟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 汤天勇 /107

人生最难是转身

——读肖静长篇小说《转身》 吴平安 /113

沉重的精神困扰

——评欧曼中篇小说《胭脂路》 王新民 /117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读赵国泰著《刘墉新语——亲子励志大师精华录》

..... 江少川 /119

批评前沿

兰闺多声振

——平路《行道天涯》《百龄笈》中的宋家两姐妹

..... [美]牟正蕴 /122

吞吐大荒 气势如虹

——红柯作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杭 盖 林焕琴 /133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

——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杨希帅 /142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亚榘欧铅意欲兼”

——论吴宓旧体诗词的思想与艺术渊源 王 彪 /151

当代文学视域下的旧体诗歌

——以刘克胤为观察对象 蔡世平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二十一)/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22-7721-7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066863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罗 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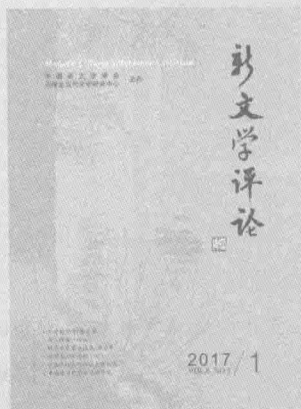
版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黄子平，1949年生，广东梅州人。曾在海南岛橡胶农场务农八年。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历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文化中心、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曾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央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主编香港三联书店的《中国小说》年选以及香港中华书局的《香港散文典藏》。



新文学评论

2017/1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主 编 助 理:段玉亭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wxw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作家语录

追忆似水年华 周瑄璞 /4

文学新势力·周瑄璞

主持人语 李 勇 /7

镌刻卑微灵魂 寻找精神支撑

——论周瑄璞小说创作的意义 江 磊 吕鹏娟 /9

平原上盛开的女人花

——论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 孔会侠 /15

从生活抵达历史

——评周瑄璞的《多湾》 邵 部 /18

我与《多湾》 张 娟 /22

诗人档案·西娃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 /26

诗相:一切有为法,如幻如泡影 西 娃 /27

诗歌,阴性特质人生的纸上雄心

——西娃访谈 采 耳 西 娃 /29

哎呀,西娃 沈浩波 /34

海盗船上的女人

——西娃和她的诗歌 杨碧薇 /38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黄子平

同时代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黄子平先生访谈录 黄子平 胡红英 /47

刘醒龙研究专辑(七)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前言 李遇春 邱 婕 /56

文本改写策略及其政治诉求

——以《分享艰难》、《痛失》和《政治课》为例 程 露 /61

符号与意象的选择

——《蟠虺》与《达·芬奇密码》之比较研究 易弋雯 /66

《蟠虺》:“器与道”的争夺及对圣贤人格的呼喊论 任 颖 /74

城市史与知识考古

——刘醒龙小说《蟠虺》的两个向度 曾令霞 /80

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征文

主持人语 周志雄 /84

一部热血豪情的历史小说

——《窃明》的历史记忆与诗性书写 葛 娟 /85

“烧脑”的敦煌书写：地域空间的磅礴想象

——评飞天的《敦煌密码》 王小英 /91

逝去的青春 失落的爱情

——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情感倾向 丛坤赤 /96

湖北文坛微观察

先锋叙事的地域空间结构

——论吕志青的长篇小说《黑屋子》 刘保昌 /100

传奇、隐喻与中国真实

——评刘诗伟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 汤天勇 /107

人生最难是转身

——读肖静长篇小说《转身》 吴平安 /113

沉重的精神困扰

——评欧曼中篇小说《胭脂路》 王新民 /117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读赵国泰著《刘墉新语——亲子励志大师精华录》

..... 江少川 /119

批评前沿

兰闺多声振

——平路《行道天涯》《百龄笈》中的宋家两姐妹

..... [美] 牟正蕴 /122

吞吐大荒 气势如虹

——红柯作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杭 盖 林焕琴 /133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

——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杨希帅 /142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亚榘欧铅意欲兼”

——论吴宓旧体诗词的思想与艺术渊源 王 彪 /151

当代文学视域下的旧体诗歌

——以刘克胤为观察对象 蔡世平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二十一)/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22-7721-7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066863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罗 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press.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朱训集
乔以钢 刘醒龙 李敬泽 吴义勤 何锡章
张福贵 张 炯 吕 兵 陈平原 陈思和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施战军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梁鸿鹰 董之林 蒋守谦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本 朝 王庆生 王彬彬 王春林 王泽龙
朱 水 涌 刘复生 杨 扬 杨 彬 杨晓帆
李 少 君 李云雷 李 怡 李建军 李遇春
何 向 阳 何言宏 汪 政 宋剑华 张 冀
张 永 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洪治纲 贺仲明 贺桂梅 郭宝亮
黄 永 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有顺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7/1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主 编 助 理:段玉亭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追忆似水年华 周瑄璞 /4

文学新势力·周瑄璞

主持人语 李 勇 /7

镌刻卑微灵魂 寻找精神支撑

——论周瑄璞小说创作的意义 江 磊 吕鹏娟 /9

平原上盛开的女人花

——论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 孔会侠 /15

从生活抵达历史

——评周瑄璞的《多湾》 邵 部 /18

我与《多湾》 张 娟 /22

诗人档案·西娃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 /26

诗相:一切有为法,如幻如泡影 西 娃 /27

诗歌,阴性特质人生的纸上雄心

——西娃访谈 采 耳 西 娃 /29

哎呀,西娃 沈浩波 /34

海盗船上的女人

——西娃和她的诗歌 杨碧薇 /38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黄子平

同时代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黄子平先生访谈录 黄子平 胡红英 /47

刘醒龙研究专辑(七)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前言 李遇春 邱 捷 /56

文本改写策略及其政治诉求

——以《分享艰难》、《痛失》和《政治课》为例 程 露 /61

符号与意象的选择

——《蟠虺》与《达·芬奇密码》之比较研究 易弋雯 /66

《蟠虺》:“器与道”的争夺及对圣贤人格的呼喊论 任 颖 /74

城市史与知识考古

——刘醒龙小说《蟠虺》的两个向度 曾令霞 /80

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征文

主持人语 周志雄 /84

一部热血豪情的历史小说

——《窃明》的历史记忆与诗性书写 葛 娟 /85

“烧脑”的敦煌书写：地域空间的磅礴想象

——评飞天的《敦煌密码》 王小英 /91

逝去的青春 失落的爱

——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情感倾向 丛坤赤 /96

湖北文坛微观察

先锋叙事的地域空间结构

——论吕志青的长篇小说《黑屋子》 刘保昌 /100

传奇、隐喻与中国真实

——评刘诗伟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 汤天勇 /107

人生最难是转身

——读肖静长篇职场小说《转身》 吴平安 /113

沉重的精神困扰

——评欧曼中篇小说《胭脂路》 王新民 /117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读赵国泰著《刘墉新语——亲子励志大师精华录》

..... 江少川 /119

批评前沿

兰闺多声振

——平路《行道天涯》《百龄笈》中的宋家两姐妹

..... [美]牟正蕴 /122

吞吐大荒 气势如虹

——红柯作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杭 盖 林焕琴 /133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

——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杨希帅 /142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亚契欧铅意欲兼”

——论吴宓旧体诗词的思想与艺术渊源 王 彪 /151

当代文学视域下的旧体诗歌

——以刘克胤为观察对象 蔡世平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二十一)/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22-7721-7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066863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罗 艺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追忆似水年华

◆ 周瑄璞

在写创作谈之前,先整理照片,从童年那张很萌很天真的傻傻模样,到青春饱满年富力强,再到眼下,暗淡褪色渐次枯萎,一个女人在一个秋天下午里,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路程。年轻时候照相,总是这样那样的不满意,觉得不够漂亮时髦,现在回头来看,一律都很好看,那时多年轻啊!而眼下的照片,也还是不满意,觉得不够年轻,那么等我成为老太婆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一定会觉得此时也很年轻。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在不满意中前行,回过头再珍视过往。而写作,就是记录这样的心路历程。不论你笔下人物是谁,你都在借助他人写自己。也可以说,写作,就是讲述时光流逝。

我生于河南乡村。在“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没有诞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成为一名光荣的留守儿童。小的时候以为大周村是世界的中心。当我知道还有外面的世界,知道上海北京时,非常惊讶,当知道这两个孪生姐妹般总是一起出现的城市没有挨在一起而是南北迢迢时,更是吃惊。

大作家毛姆说过,假如你受过穷,你一生都是穷人。借用他的话,可否说,假如你曾是个农村孩子,那你一生都是农村孩子。你看待世界的目光,你的处事方式,都是农村孩子的质朴、纯真,对万事万物的珍爱,当然,还有狭隘,少见世面的谨慎和胆怯,暗地里的倔强不屈,对这个世界怀着一腔挚爱和她没有按你愿望发展的些些愤怒。

最早的记忆,是一岁多,我扶着东屋去往厕所的那面山墙,蹒跚挪步,我的妈妈坐在离我几步远的东

屋门口做针线活。我能听到她用温柔的声音唤我名字,需要我答应以知道我是安全的。四十多年过去,妈妈已经去世,东屋早已倒塌,我常常闭上眼睛,想还原那时的场景。奇怪的是,每次想起,我总是抽身出来看到那个小女孩扶墙走路的样子。那么我是谁,她是谁?只知道从那一刻,鸿蒙开启,有如上帝的灵光射向一个大约十公斤的小小肉身,我有了记忆和感知,有了身体,有了作为人的概念,当然上帝一定是将早已经编程好的文学密码输入给我,我在世上的第一个内心体验是:温暖,甜蜜。我曾经千百次回味这种感觉,呵护这片生命的嫩芽,也想知道人的最早记忆是什么时候,问了女儿,她说,小学前所有事都不记得了。上网查了,真是各种各样的最初记忆,汇成一片动人的海洋。

昨天,我路过长乐中路,看到曾经一楼的两间门面是万寿路照相馆的那座红砖四层小楼被拆。而我平生第一张照片,是在那里拍的。三四岁的样子吧,戴着七十年代很流行的泥兜幅,眼睛本来就小,一笑就只有两道缝了。记得爸爸抱着我进去,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照相的叔叔躲在庞然大物的机器里,用黑布蒙着,然后他探出头,一张灿烂笑脸对着我,举起手里新疆人跳舞用的铃铛环,扔起来,哗啦一响,又伸手接住,我咯咯咯笑起来,留下了此生最早的形象。我青少年时代的许多照片,都是从这个神奇的大房间里产生的。

我还记得在革命公园看老虎、猴子、滑滑梯和坐电马的情景。

童年往返于河南乡下和西安的记忆,点点滴滴,常

有许多画面闪烁,伴着绿皮火车站点众多,缓慢行驶的节奏,那些新奇、期盼和忐忑,可能是最早的文学萌芽。

我努力搜寻童年在乡村的痕迹,很多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有一个深秋,特别冷,该穿棉袄了,不知道为什么,奶奶给我穿了件毛衣去学校。现在想来,肯定是件粗糙僵硬的腈纶毛衣,也不是谁专门给我织的,因为妈妈不会织毛衣,那么,就是别人送给的。总之那天我特别冷,一直收缩着肩膀,努力抵抗寒冷,像有很多细小针刺扎着上身,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冷的感知。还记得冬天穿的棉裤,好像是粗布里子,没有衬裤,风薅得皮肤皴裂,又扎又疼。棉裤内里的褶皱里,是虱子温暖而隐秘的家园。我现在很想念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想看看它们是什么样子,哪怕能有一件拥在怀中,就像见到童年的自己。

随着人到中年,越发追忆从前的光阴。闭上眼睛,还原童年乡村院落,回家的过道,堂屋,东屋,灶火,压井,粪坑,碎柴火堆,灶膛里奶奶燃起的火光,伴随着火苗的,是她河水般的话语……70年代末在西安居住的防震棚区域,也早已经拆除,盖起了大楼。那些场景,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连同我的童年和青春,永远不再回来。它们在我的梦里无数次出现。时间到底是什么?世间万物是怎样的排列与呈现,我真的会老去,会死去?死了的人,再也不能用任何形式回到这世界吗?这世上有没有灵魂?我的爷爷奶奶,能否有一个什么时光通道,与他们相见?狗一般卧在他们脚下,再听一个“瞎话儿”。这些思考与想念,在长篇小说《多湾》的下半部时常闪现。作家的写作,其实是想还原从前的时光,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将失去的那个世界,在文学作品中得以重现。写作,或许就是对抗时光流逝的一种方式,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或许你能够回到从前。

十年前,为写作《多湾》,我一次次回老家,没有目的地游走。有一天,我去了商桥火车站——在小说中,我无数次写到这个小站,是人们到外面世界去的重要之地。五十年代的一天,我的奶奶提着一篮子馍,从家里走到这个车站,误了火车,沿着铁轨一路向南,步行

一天,走到漯河,给漯河高中上学的爸爸送馍。

因为车站废弃,被围了起来,人不能接近,只能到对面去看它。过了铁路涵洞,摩的大叔把我放在路口,说前面是土路,车走不了了。正是大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我沿着铁轨走向那个基本废弃的小站,心情非常激动,好像我就要看到当年的奶奶一样,想到《百年孤独》里的情节,雷贝卡在一座废弃的房子里,继续呆了五十年,从窗口递出从前的货币。一列火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和火车一起向南走,在轰鸣声中,透过车厢的缝隙,看到对面小站的淡黄色房子。好像是接近奶奶创造辉煌的圣地,在列车的轰鸣中,我的眼泪哗哗流下。火车过后,大地归于寂静。火车全面提速,铁轨两边拦了铁丝网,无法跨过铁轨到对面的小站去。我站在正午的太阳下,隔着几道铁轨,和那几间淡黄色平房默默对视。我再也无法找到奶奶的踪迹,可我要在我的文字里让她永生。京广线可能是中国最繁忙的铁路,不断有火车轰鸣而过,丝毫不知道一个女人站在旁边,内心呼啸着不亚于它们的激情。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我相信有无数奶奶这样的人,娇小而平凡的肉体在世上生长,绽放,衰败,内心坚定顽强,度过了艰辛而充实的一生,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努力让生命更加辉煌。还有我那些从未谋面的,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先人们,他们活过,爱过,沉沦,挣扎,内心燃过烈火,最终归于泥土。

2008年,是激情燃烧的一年,我全力写作《多湾》。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只是没有准备好被拒绝出版。作为出版社来说,他们只负责拒绝,而之后的事情,当然要你自己一个人面对。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次次修改它,我始终相信,作品中所表达的,是人性中永恒的东西,它将永不过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品质。我知道所有拒绝的背后,只是一个理由:你没有名气。

我想,那我写中短篇小说吧,有点小名气再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

写中短篇的过程,其间经历了退稿、发表、转载、认可,我对文字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每一篇小说反复修改。又不断回头修理这个长篇,就像对

一个初步雕琢出的器物,拿细纱布擦拭,打磨,当然,还细细地欣赏它,每看一遍,每改一遍,都对自己更有信心。好像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这个长篇。文坛有一种说法,先写中短篇小说,经过一定的训练和摸索,再写长篇。我属于那种无知者无畏的人,早些年上手就写长篇,可能我有太多的话想与这个世界说。写了几本都市情感的小说,出版比较顺利,却也没有什么影响。想用这个大部头产生影响,可并不顺利,再回头来,补上了中短篇小说这一课。

从2010年开始,高热状态地集中写了四五十个中短篇小说,我这个辨识度非常高、绝无重名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文学期刊上,于是文坛知道,有一个叫周瑄璞的人,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又从哪里来那么多中短篇小说,好像随时都能拿出来一个。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像求偶期的动物般密集发送信号,背后一定是有着不为人知的渴望和目的。

从此开始了我的中短篇小说发表、转载、收入年选、进入年度排行榜这样一条文学“流水线”工程,一道又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将我运送到在文坛有了小小的一席之地,补上了缺失的一课。接下来,这个高烧不退的人,要再一次拿出她的《多湾》了。一切水到渠成,修改了十几遍的长篇得以顺利出版,收获了它应有的

认可。

随即,前几年写的那些中短篇小说,也都结集出版。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又陷入新的焦虑与寻觅之中:像我们听童话故事时,最后的那句话,后来。是啊,后来呢?下来呢?写什么?出什么?连一个小说集都凑不出了,也再没有新的小说发表。不安,自责,甚至恐慌。这,可能是每一个作家无可逃脱之路。伴着岁月流逝,我们走出焦虑,又陷入新的焦虑,寻找突围之路,最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人生,原本是个无解的方程式,我们只是在时光中顺随而去,试图溅起小小的浪花。

写作,是在探索永远不变的东西,变的只是道具,住过的房子,坐过的火车,写过的书信,甚至爱过的人,这些都是道具,不同的时期出现在我们生命中,而这世上,总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写作都是面对内心,一个作家一生要解决的是内心的问题。我们的一生,在和自己的内心斗争、挣扎,我们纠结、陷入人性的弱点,并试图超越它。所有人都是时间长河里的过客,无奈的囚徒,试图想抓住什么,我们只是在路上,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谢幕。这,就是一个作家要面对的命题。

新文学评论

主持人语

◆ 李 勇

2008年,当时还在武汉读博士的我去西安采访作家红柯,在由《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老师和红柯老师热情招待的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尚是“青年作家”的周瑄璞。知道了她是河南人后我亲切感顿生,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但也许是看我不够魁梧,她竟说我不像。我说,你也像南方人嘛。这确是实话。但一个人到底是哪“方”人,外貌显然是不足凭的,关键还是看气质。作家嘛,最能见气质的,当然是他的文字、作品。但那时候课业繁重的我,并没有对她给予专门而细致的关注。但饶是如此,之后的几年里,却也看到她的“辨识度很高”的名字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上频繁亮相,有段时间竟如走马灯一般。后来看她的自述才知道,那正是《多湾》初投受挫后的暗自较劲期。也许,正是这样的挫折和较劲,才有了今天的《多湾》,以及能打磨出《多湾》的今天的周瑄璞吧。这样的周瑄璞,已经能见出河南人身上的那股子倔强和顽强。

当然,作家不仅生长于某个地方,更生长于他所处的时代。1970年出生的周瑄璞和她所有的同龄人一样,都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里长大,并在90年代完成自己成人礼的一代。90年代是他们肉体生命的青春、成熟期,而新世纪之后的十余年,则多是他们正式踏上文坛开始写作的作为作家的“童年”。但和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老一辈作家相比,时代已经赋予了他们更自由的写作条件,所以他们的“童年”不必像前者那样走太多弯路——他们似乎可以表现得更自由、更自我。某种程度上看,他们也确是如此。但仔细来看的话,却又不尽然。目睹和亲历了这二十年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他们,有“属于他们这一代自己的问题”。这问题,首先是时代性的、社会性的,但又因为是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如此紧密地关联着的,所以对他们而言,

便更有了一种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他们的写作具有了超越前辈、区别于后辈的可能——仅以一点不全面的印象来看,“70后”的写作和年长的“晚生代”同年龄阶段的创作,以及更年轻的“80后”、“90后”的创作相比,似乎要更沉痛、更忧郁,更具有一种创伤感和悲剧感。

然而,这种创伤感和悲剧感,更多地似乎还是直接与他们的生命、所经历的历史相关,从而也就更局限于一种个人经验的层面。完全脱离个人经验的写作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过于拘泥于个人经验的写作显然又是有局限的。如何从思想的、文化的、审美的角度等重审个人经验,进而触摸更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可能是决定“70后”一代的写作究竟能走多远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看,周瑄璞的创作确实是让人惊喜的。从早期写的那些知名度并不高的长篇,到后面连续发表的那些中短篇,再到新近出版的《多湾》,她的写作表现出了一种自我反省和超越。固然《多湾》也是写的个人经验——而且是以那种让人为之担忧的罄尽其所有的方式——但实际上在季瓷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对于中国乡村历史日常生活化的呈现上,在平民视角的设立上,等等,我们都能看到她的写作对自我的巨大突破和超越。本辑的四位主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孔会侠和张娟都是河南籍(前者的老家更是与作者老家仅距几里),又都是女性,她们不约而同对小说的中原女性书写(尤其是季瓷这一形象的塑造)做了不同角度的解读,但却殊途同归,而且还因了一种中原女性看中原女性的缘故,故而能从温婉、细腻的理解中透出一种共有的贴心贴肺的熨帖。江磊和邵部都是男性,又分别是更年轻的“85后”和“90后”博士,开阔的视野、理性的思辨是他们的

所长,前者对周瑄璞创作全局性的把握和分析,后者从书写“平民生活史”的角度对《多湾》的细读,都给我本人非常大的启示。

我个人是非常偏爱《多湾》的。它所呈现的乡村生活、八九十年代国有大厂的兴衰,都唤起我遥远的生命记忆;它饱含的时代性痛苦,也牵连起我们一代人的悲伤。但它显然又不是尽善尽美的,几位论者对此有着客观精准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我知道,《多湾》最受争议的,可能还是它那种极其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

它早先的受挫,我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张娟的文章谈到了《多湾》出版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但她并没有谈这一点。不过据我了解,还是有关的。这也让我想起同样因为写法“陈旧”而命运多舛的《平凡的世界》。但《平凡的世界》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幸翻了身,而《多湾》们呢? **新文学评论**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上接第141页)

⑭红柯:《少女萨吾尔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3页。

⑮李遇春:《新神话的四种叙述结构》,《狼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459页。

⑯廖高会:《作为通灵者的叙事》,《狼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0~473页。

⑰刘亚明:《诗意浪漫的“异域”文学世界》,华中科技大学2013年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⑱何延华:《多元文化的碰撞、互动与融合:红柯小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⑲范莎莎:《西域血性生命意识的赞歌》,《群文天地》2012年第6期(下)。

⑳万国庆:《大漠荒原壮士魂:评“西去的骑手”》,《当代文坛》2003年第4期。

㉑张雪艳:《追寻异域:论外国文学对红柯小说创作的影响》,《西安建设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㉒李健彪:《绝域产生大美:访著名作家红柯》,《回族文学》2006年第3期。

㉓胡沛萍:《沉潜到自然深处:论红柯的小说世界》,《西部》2006年第6期。

㉔曹斌:《西部生命意识的诗意追寻:红柯小说论》,《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㉕廖高会:《照亮荒原的神灯:论红柯小说的诗性精神》,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㉖陈晓辉:《红柯小说的叙事维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9页。

㉗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前言。

㉘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3页。

㉙王治来:《中亚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㉚徐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9页。

㉛徐江伟:《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作者单位:中国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高陵区教师进修学校]

镌刻卑微灵魂 寻找精神支撑

——论周瑄璞小说创作的意义

◆ 江 磊 吕鹏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想真正理解周瑄璞的作品,首先需要揭去附加其上的诸如“女性主义”、“70后作家”、“个人化写作”等种种“标签”——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而言,仅凭几个关键词便试图从概念或学理上对其创作活动进行程式化的归类划分或概况总结,无疑是困难的。周瑄璞从不愿将自己的写作归顺于某种“观念”或“主义”,亦拒绝在一种既定的文学范式下图解生活和建构作品。有异于文坛普遍存在的浮躁气象,她总是以一种淡然、从容的心态,以其特有的方式平静自如、不紧不慢、张弛有度地讲述着远离“宏大叙事”的故事,执着地表现历史及现实中的生活日常、人生世相。因此,她的创作似乎常常与时代的文学风尚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正是这种与文学时尚的错位显示了周瑄璞小说创作的独特性:作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颗温润的平常心,一如既往地坚守文学的尊严和严肃性,并且不遗余力地展现着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力量和思想锋芒;顽强地以其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悟力直面不同的时代语境,把握社会、历史及人生表象下的本真,在创作过程中认识自我与外部世界、观照历史与现实,表达着她的忧患之情、悲悯之心,书写着她的精神理想和人文情怀。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其笔触总是指向灵魂的深处,给人类以关爱及启迪。正如周瑄璞自己所言:“写作的过程,就是向生活交付的过程,交付你的青春、胆怯和赤诚,袒露你的卑微、伤痛和无奈,你能行走多远路程、领略多少风景、赢得多少共鸣,决定你交付的勇气和真诚,决定你向内心探寻、守卫的程度。”^①

从《曼琴的四月》、《房东》、《胜利碑记》到《宝座》、

《彩礼》,从《故障》、《来访者》、《病了》到《苔列娜纸牌》,从《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到《多湾》,周瑄璞将其对平凡世俗生活的细腻描述与对社会现实、历史变迁的深沉关怀交织在一起,真诚而坚定地把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付诸创作实践。在以超凡的冷静直面“过去”与“现在”的背后,周瑄璞洞察生命的沉重悲苦、呈现人物的精神困境、叩问时代背景下的世道良心,她镌刻了一个个“卑微”而不灭的灵魂,竭力在这些凡夫俗子身上寻找心灵的真实、发掘世俗人生所应当坚持的基本精神向度与价值准则,表现出罕有的深度和力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讲述小人物的苦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核心的内容。米兰·昆德拉曾经说,小说并非作家的个人忏悔,而应该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学界已经有论者注意到周瑄璞对于都市女性生活际遇和精神世界的独到探索和表现,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在当今文坛的喧闹和嘈杂中,周瑄璞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关注世俗世界里中下层人物生存状态的作家之一。周瑄璞说:“他们走在街上,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普通人,是群体,是群众,在作家眼里,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每个人内心都有过狂风暴雨、伤痛悲欢,这才是作家要关心的。”^②纵观她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常常通过讲述主人公的某一段人生经历或生活片段,真实地铺陈当今社会中下层的生存现状,展示着都市平民世俗生活的本真。在这些作品中,她全面观照和呈现了都市中的孤独失落者(《来访者》、《病了》)、“在而不属于”城市的拆迁户

(《房东》)、骚动却惶恐的感情流浪者(《故障》)、艰辛实现生存突围的知识青年(《彩礼》)、怀揣微小梦想的底层打工者(《宝座》)、平庸懦弱却不乏温情善良的尘世男女(《胜利稗记》、《爸爸的房子》)等一系列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在周瑄璞的笔下,表现生命的沉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作品里的芸芸众生大都在时代的光环之外,是城市机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末梢,是当下社会中的失位者或边缘人,常处于无根、无名、无助的生存困境中。城郊阴暗潮湿的廉价租住房、局促拥挤狭小的父辈老宅、简陋破旧的停车场一隅、幽闭冰冷缺乏生机的办公室是他们日常的生存空间;低级职员、下岗工人、保安、门卫、摆摊小贩、清洁工就是他们的全部营生;对上,他们大都无太多余力料理父母的生老病死,对下又肩负着养育子女的重担,时常处于生活不得安定的紧张焦虑之中。窘迫无奈、艰辛酸楚就是他们的人生况味。爱情、家庭、父母、子女等诸多问题,只是周瑄璞展示生命本相的具体表现形式。她总以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悲悯地看待这些底层小人物艰苦辛酸的人生。在这里,作家关注的不是所谓的终极,而是庸常俗世的当下。这种对当下中国平民社会的热情和关怀,当然充分显示了周瑄璞所秉承的作家良心及精神操守。

但周瑄璞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她并不满足于真实的记录或再现都市平民的生活世界,而是更注重表现小人物在生存重压下显示出的坚韧执着以及在物欲时代中艰难寻找自我的精神追求。周瑄璞致力于向人们展示在当今日益软化和细腻的世界的背后,那些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小人物的粗糙生活,以及在这种粗糙生活中彰显的正义、尊严、勇气和善良。小说《房东》以城中村改造为背景,讲述了永宁村村民、拆迁户房东拾得与四任房客的故事。作品虽然写的是底层小人物,但作家显然并不着重于讲述社会底层艰辛的生存故事,周瑄璞关注的是小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一种卑微生存现状与纯良精神世界的“错位”,她试图在世俗化的底层生活中发掘可贵的道德品质。

自小生活在此的拾得从父亲手中得到了一套还建房,但他显然并非一夜暴富的“拆二代”。尽管拥有这套城市房产,可由于生活所迫,他必须将未住一天的房

子租出去以贴补家用,自己一家人只能租住在城外的农村。生活没有赋予这个城市平民享受自己房子的机会,生存的重压将他与自己真正的“家”硬生生隔离开来。小说不仅展示出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城市平民的生存艰辛,而且显示了个体生命的凄凉。拾得出租了房子,但并未彻底改变生存的困境。他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得四处漂泊寻找就业机会;他没有足够的收入供养家庭,只能硬下心来向年迈的父母要钱。这位房东对自己的房子当然有着深深的眷恋,毕竟在他看来,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的家。可对于这片故土,他分明“在而不属于”,实际上“有家难回”,只能时常回到小区,远远看着自己房子里那照射在别人身上的灯光,想象着他人在自家屋檐下制造温馨美满的日常。周瑄璞不去具体描述拾得本人的家庭生活,却执意叙述这位房东在幻想租客的家庭氛围中感受到的温暖烛照,让人心酸动容。作品不仅描绘了主人公拾得的生活状况,同时通过拾得对租客以及周边其他村民生存境况的观察,立体化地展示了这个小社会里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现状。城中村里没有大富大贵的人物,只有为生计奔波的各色人等。周瑄璞在小说中虽然并不渲染人物的艰难处境,但笔墨逼近现实,贴近生活,使一切生存形态都显出毛茸茸的本来面貌,透射出一种沉重和苍凉之感。

拾得的生活当然是艰辛的,但他分明又有着城市市民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他瞧不起自己实际租住地的村民,求职不易却又挑剔工作。属于自己的那套“住不起”的房子让他能够获得短暂的虚荣和满足感,拾得时常退回内心寻求某种精神上的安慰,“我是城墙根下的农民,有着一套房产的农民,转了居民户口的农民”^③。这样的自我慰藉多少有些“精神胜利法”的影子,拾得本人无疑也带有一些传统的国民劣根性遗存——他麻木、平庸,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时时不忘提醒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卑微”的认命心态使他接受了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这并不意味着周瑄璞的创作是阴暗的,相反,作家给出了生命的启示。周瑄璞在小说里无意批判这些潜存的民族传统根性,也并非要对世俗化的庸常生命加以某种道德指引,更不是要表明底层市民在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之域依旧饱尝苦难。这些只是作家创作主旨的载体。正如周瑄璞

所言：“我们所见那些伟大的作品，无不是作家直面人性的卑微和不堪，而勇敢表达。”^④如何实现超越现实艰难的生存突围？怎样恢复在世俗人生中应该坚持的尊严和意志？如何发掘现代都市人亟需的心灵支撑？这是周瑄璞在作品中思索的核心问题，她试图寻找底层小人物生命中坚韧顽强的精神硬度。

拾得对房客的选择颇有深意。面对极有素质却在租金数目上斤斤计较的第一任房客——一对教师夫妇，拾得表现出难得的耐心和温情。相比于收入，他更在乎人品。这家人简单而阳光的生活让他心里充满暖意，这也象征着拾得对于美好、幸福的追求，他由衷希望这家租客永远住下去。第二任房客是个开发廊的南方女人，虽然在房租上显得更为大方，但拾得对她一直心存警惕。当得知这个女人从事着见不得光的勾当后，拾得立即对此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他固守着基本的道德底线，一直打算要让这位房客退租。但是在南方女人“生意”做不下去想要房东退回一点房租时，尽管拾得可以按照合同规定不予理睬，但经济拮据的他还是出于同情，退还给她一个月房租。此后，拾得主动降低房租把房子出租给生活陷入困顿的好友何满，更加突出了他的仗义和善良。坦率地说，这些举动谈不上多么伟大，但足够令人感动。最终，拾得在卑微的生活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重量，他明确了要通过奋斗回到自己房子的目标，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回去，要回去”。显而易见，周瑄璞在小说中倾心于一种平淡的叙事，叙事技巧让位于故事的真实展示，更为绵密地接近事物的质地。这些平凡而琐碎的底层生活在周瑄璞的笔下缓缓流淌，就在作家近似于生活流的抒写中，我们渐渐看到这位小人物生命中的亮色。

不仅是拾得，小说里还有许多身份低下的人们都在作家不动声色的讲述中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他们默默无闻、辛勤劳作，他们梦想着幸福却又无助地承受命运的拨弄，他们当然并非毫无缺点，但他们身上有着世俗生命的永恒支撑——对于地位卑微的生民而言，最起码的社会正义和做人尊严良心就足够让人意识到他们平凡肉身下的高贵灵魂。小说里的何满与齐丽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外情感纠葛。何满通过齐丽娜的关系当上了工商所的市场管理员，本来工作轻松、收入丰厚，但他不愿“黑着心去罚款”，拒绝“要钱不要脸”

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宁愿放弃这个“好差事”改当门卫；理发师齐丽娜在小区里一直靠良好的手艺和服务获得居民的认可，在何满的妻子瘫痪之后，她毅然承担起照顾“情敌”的责任，这一举动让她俨然成了小区居民心目中理想道德的化身。这位仁义的女子不仅获得了大家的包容和理解，更润物无声般地影响着周围的众生——“看到齐丽娜的身影，坐着闲聊的人若有所思，吵架骂仗的人停歇下来……”^⑤，整个社区似乎因为她的存在而变得和谐起来。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我们分明感受到灵魂的重量。作家庄严肃穆地对待作品中的每一个小人物，小说亦体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关怀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胜利碑记》同样写了一个普通市民的卑微人生。主人公胡胜利显然不是一个强硬的男子，他从小在父亲的拳脚下长大却并未遗传其勇武之气。他是周瑄璞笔下那些“像面条一样软”的男人中的一员，善良得近乎懦弱，几乎无力主宰自己的人生，因此也在爱情和婚姻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在婚姻失败后，他南下深圳闯荡并攒了些积蓄。回乡后的胡胜利拥有了存款、轿车和房子，这些为当今社会所看重的身份象征让他在旁人眼里成了成功人士，但在他内心深处，自己仍是那个“卑微”的灵魂——“而他自己，是一头驴，他不但长得像驴，他也富有驴的特性：吃苦，沉默，驯服，贫贱耐劳，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吃的就下苦干，永不疲倦”^⑥。是的，对于小人物来说，谁不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个男人在经历成功与失败的历练之后并未改变本性，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已经偏瘫的父亲，并且借钱给对自己并无太多兄弟亲情的二哥。胡胜利以性格上的坚忍赢得了尊重，终于在生命历程中获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宝座》里的底层打工者老强，《彩礼》中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涛涛和林小镜，他们虽然生活清贫、工作劳累，但都怀揣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幸福生活的卑微梦想，无不让人体会到苦中作乐的别样幸福。周瑄璞总是能够在世俗生活中发掘出人性之美，在时代的洪流中，其小说里的人物虽然渺小，也几乎无法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总是受到无情的摆布，但是她更注重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存进行突围的顽强与韧性。面对底层的生存苦难，周瑄璞没有也无力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因为这些本就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其小说创作的意义在于怀着一股温情关心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探寻他们内心世界的温暖和悲凉,并从人物卑微的生活状态中发掘其不平凡的内心世界,找到了人的基本生命价值和道德支撑。周瑄璞让我们相信,那些世俗生命之下的精神力量,正是我们直面现实的勇气之所在。

与上述小说在琐碎的生活真实中表现和刻画人物精神内核不同,周瑄璞另外一些中短篇小说——如《来访者》、《病了》、《故障》等,在逼视人的灵魂方面常常显示出近乎极致的幽深和冷峻。一个片段性的故事,一个孤立的场景,一个不起眼的生活角落,会突然间迸发出让人惊愕的紧张感。作品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在当下的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这类小说中,她写的同样都是最为平凡、最无足轻重的人物,甚至“无名无姓”,显然有着透视人类普遍精神困境的主观意图。

《来访者》写到一位前来寻求作品出版的女性与出版社编辑之间的会面。周瑄璞在作品中试图集中笔墨勾勒来访者的精神状态,因此有意忽略来访者的姓名、来历、过往等背景资料的介绍。同时,整部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支撑,故事的发展只取决于一种心理的逻辑,而并非时间或空间逻辑。面对满怀期待的来访作者,女编辑一开始显然并不在意。她看似热情实则冷漠的敷衍着对方,刻意与其保持着似乎无法弥合的距离。通过其衰老的外表,女编辑在内心中已经认定来访的是个失败的女人。在形成初步判断后,女编辑开始饶有趣味地剖析来访女作者的经历、心理,并随之展开大量想象。在她丰富的碎片式联想中,这个困顿、失败、寂寞、憔悴的来访者的心灵袒露在读者眼前。周瑄璞在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心灵真实的同时,又再次以其特有的温情在灵魂深处寻找些许温暖——这并不是个冰冷的故事。在交谈中,女编辑发现这位自己眼中的失败者竟然有着与其经历并不相符的天真和梦想。来访者的执着和永不言弃的乐观精神渐渐感染了女编辑,她在这个生活不顺、身份卑微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可贵的坚韧,也由此审视着自己的灵魂,反思了自己的冷漠和不屑。于是,女编辑对来访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最开始的虚伪客套变为主动接近、理解并由她而受到鼓舞。两个人的隔阂也在告别时的拥抱中完全消除。

《故障》里的女主人公同样是近似于符号化的存在。作者巧妙地地从她家中即将不可避免走向腐烂的净菜开始写起,“这只腐烂的西葫芦,它如此轻率匆忙,败坏得义无反顾。手轻轻一捏,有着倍数过大的可疑弹性,分明腹内祸事已酿成,绽放恶之花。春节后,阳台上报箱子里的净菜总是成为负担”^①。作家以腐坏的蔬菜喻指人的衰败,“鸡肋”般的净菜亦象征着女主人公由婚外情感纠葛所带来的尴尬处境。借由一箱蔬菜,小说架起了生活细节与心灵状态的桥梁,作家既是在写生活细节,也是在写心灵真实。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女主人公困在发生故障的电梯内,落在家里的手机存有暧昧的信息,瞬间成为足以引发家庭危机的“定时炸弹”,厨房里尚未熄灭的炉火似乎预示着危险的步步逼近。在密闭的空间中,女主人公的不甘、恐惧、焦灼得到了充分展示,但她却又能以此为契机审视自我——周瑄璞以其特有的细腻文笔解析着女主人公的心灵颤动。小说最后,女主人公幸运地离开电梯回归正常生活,似乎暂时解除了种种目光可及的危险;但电梯故障实则未能完全解除,似乎预示着人类倘若不能彻底治愈灵魂病症,人生的故障、精神的危机将无法脱险。

—

如果说周瑄璞从走上文坛伊始就找到了自己逼近现实生活的方式,其对于卑微灵魂的刻画已经与当下都市人的精神世界顺利取得对接的话,长篇小说《多湾》则意味着作家开始打破时空的限制,试图在贯穿过去与现在的通道中发掘人的精神世界。作家相信,那些由历史裹挟的生命,那些由时代而激发的共鸣,虽然强大但极容易被人遗忘。只有在创作中实现个体选择与时代激流的抗争和搏斗,才能写出最为震撼人心的灵魂。

周瑄璞曾说:“假如我的短篇是‘女性’的,那么,我的中篇是‘母性’的,就像花朵由绽放而结果,女人由青春经历生育,被生活磨砺,从自我独处的房间里走出,融入大街上的芸芸众生。”^②借用作家自己的表述,我认为,厚重的《多湾》应该是具有“地母”性质的——“地母”为人类之母,这一原型在人类的文化意识里,就象征着恋母和回归大地的情结,而母亲与大地也正是